

生长的土地

□谭踐



谭踐, 1965年10月生于山东新泰乡村,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泰安市作家协会主席, 著有诗歌、长报告文学、散文、文学评论等共200余万字, 曾获东岳文艺奖、山东“五一”文化奖、泰山文艺奖等。

北方初春的土地看似一片萧索, 其实早已有顽强的生命军团在地下萌动, 几番春风一吹, 它们便探出头来, 顶起一芽芽、一片片的新绿, 这便是杂草、野菜、草药的世界。落尽叶子的树木, 枝条不觉柔韧了, 泛着亮亮的淡青色, 一个个芽苞鼓突着, 整个春天便呼之欲出了。

我一直种着的、老家的一小块地, 这时候得翻整了。我挥着锄头, 把板结的土地一锄锄刨开, 新鲜浓烈的土腥味儿直扑鼻孔, 一些胖嘟嘟的蚯蚓突然曝了光, 无论你怎么对它, 哪怕将其斩为两截, 它都一声不吭, 继续活着。就是这么一种真正卑微到土里的生物, 却有益无害——活着, 辛勤耕耘, 给土壤以活力; 死了, 化为肥料, 成为沃土的一部分。它本身又是一味中药, 名为地龙, 具有清热、镇痛、利尿等功效。这么好的生灵, 还是让它留在它喜欢的地方吧! 每次刨到蚯蚓, 我都会把它埋进土中。土里最多的还是各种各样的根茎, 水嫩嫩、白生生, 蓬蓬勃勃的, 可惜要种菜, 这些有生命的东西都得被翻出地表暴晒。待我把土地翻开平整完, 就要准备撒种了。我虽种过几年蔬菜, 熟悉了一些品种的种法, 但对有些品种仍是外行, 须向别人请教。我最常请教的人, 是一位本家大哥。我曾几次写过这位年过八旬的大哥, 他退休后种地、放羊, 没一刻闲着。他的一块地离我很近, 抬腿即到, 一般来说, 他不是在地里忙活, 就是在周边河滩放羊, 我总能轻易找到他, 这一次, 却四处不见他的踪影。他的地已翻过, 平整如砥, 显然正待播种。

我疑惑地返回, 正遇扛着锄头的五哥。五哥说, 又找大哥了? 这回你找不到他了, 他病了, 正在医院急救哩。我想起之前有一次见大哥, 他扛着钉耙正往地里走。我老远跟他打招呼, 他不为所动, 走近了停下说话, 他说, 大兄弟啊, 我快完了, 耳朵不行了, 远了听不到; 眼也不行了, 近了看不清; 血压到了二百二, 吃药也降不下来, 出来怕摔倒, 这不, 挂上拐棍啦! 我说, 那你别再干活了, 小心摔倒起不来; 大哥说, 不干活浑身不舒服啊, 干一阵子才能缓过来。

春节回去拜年, 邻村一位年近九旬的长辈说, 你大哥刚刚来过, 这么年纪还来拜年, 还想磕头呢。后来碰见大嫂, 她说, 你大哥非去给人家拜年, 我跟他讲, 你这样子最好别去, 去了人家得担风险, 他不听, 执意要去。一位兄弟告诉我, 大哥早就让他开车拉着一起去邻村大娘家拜年, 他原本打算不叫大哥, 结果一开门, 大哥正在家门口盯着他哩, 只好带上了大哥, 他到现在还后怕呢。

我决定去大哥家探望, 在村里超市买了鸡蛋和酸奶, 拎到了大哥家。家里只有同样年纪的大嫂, 大嫂腿脚也不好了, 一瘸一拐将我迎进门, 说, 你大哥还在医院呢, 这都20多天了。

那天下午, 大哥执意要去地里干活, 大嫂没拦住。晚饭过后, 大哥坐在沙发上, 慢慢歪倒了。当即大嫂叫了120, 把大哥送到市立医院。

前两年, 大哥已打好了“喜坟”, 他说要让人把他“种进去”, 长出一棵大树或一片树林。我们那片土地, 祖祖辈辈, 埋着许多这样的老人。

一张车票

□曹春雷



曹春雷, 新泰人, 就职于山东泰丰控股集团, 在《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广西文学》《四川文学》《佛山文艺》《读者》等报刊发表过作品。

那年, 我跟着村里一伙人去西安打工。同行的, 都是本村的老爷们, 我辈分和年龄最小, 要喊他们“叔”, 一路上, 大家都很照顾我。

那是我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打工, 主要的活儿是刷墙面漆, 从早6点一直干到晚6点, 中间除了吃午饭的空, 一天要工作11个小时。我想去看看兵马俑, 但一直没去成, 活儿太紧了, 根本抽不出空。每天放了工, 吃过晚饭后, 我就一个人到大街上的霓虹灯下走走, 欣赏城市夜幕下的繁华。

那一年, 我一直干到了年底, 直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挂起了大红灯笼, 商场里搞起了促销活动, 过年的气息渐渐浓了起来。那个时候, 我对城市的新鲜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开始想念起母亲做的饭菜。

不只是我, 工地上所有人都开始想家。“每逢佳节倍思亲”, 这句话真不假。然而, 我们还不能回家——工钱还没到手。

领我们出来打工的工头, 我喊他根叔, 他也很着急, 天天去找上面的承包方要钱。然而, 他找的承包方, 也只是工程几次被转包后才揽到活儿的小承包方。小承包方说, 他们也在等上面的承包方拨款, 钱一到立马给我们结算工钱。我们只能等。

工头根叔天天愁眉苦脸, 即使要不来钱, 他手下一大伙人也要吃饭, 虽然天天吃的只是白菜炖粉条。后来, 连买菜的钱都很紧张了。

过了农历腊月二十, 城市的年味越来越浓, 我想家的心情更强烈了, 有一

次甚至要哭出来了。大伙都来劝慰我, 说, 没事的, 工钱肯定是会发的, 我们肯定能在家吃上大年三十的饺子。

工钱还是没发下来。腊月二十三, 也就是小年那天, 我们一伙人围着炉子, 吃的依然是白菜炖粉条。奎叔吃得少, 他病了, 咳嗽得很厉害。他是这伙人里年纪最大的, 性格很执拗, 拒绝去看医生, 只是在附近药店买了点药。我们知道, 他是怕花钱。

那天, 我们一伙人围在一起, 商量着回家的事。大家手里的钱全加起来, 只够买一张火车票, 这就意味着, 只有一个人能先回去, 其他人只能在这里继续等。让谁先回去呢? 奎叔说, 让娃儿先回去吧! 让他回去给咱各家各户报个平安, 别让家里人挂着他说的娃儿就是我。于是, 大伙掏出了自己藏在贴身衣兜里的钱, 十块八块, 凑出了我的火车票。

腊月二十五那天, 一伙人送我去火车站。火车开了, 我却没走——坐上车的是奎叔, 是我执意把车票给他的。他年纪大, 身子骨弱, 咳嗽得那样厉害, 还不肯去看病, 我害怕他继续留在这里, 会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们就站在那里, 一直看着, 直到火车启动起来, 一点点加速, 把我们远远甩在身后。所有人的思念, 都被奎叔带着, 捎给我们的亲人。

幸运的是, 腊月二十八那天, 我们终于拿到了工钱。那一年的大年三十, 我坐在家里, 和家人欢欢喜喜吃上了团圆的饺子。

◎荐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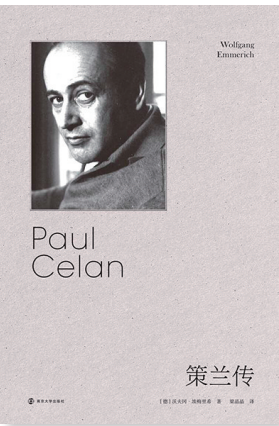
《二手世界》

作者: 亚当·明特
译者: 王小可 曹易佳
版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12月

本书的作者亚当·明特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一个废品经销商家庭, 很早便开始关注全球废品回收业, 并发表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调查报告, 受到了国际传媒的广泛认可。

亚当·明特横跨五洲四洋, 对全球知名回收公司与旧货市场进行了考察采访, 探寻二手商品的前世今生, 最终写成了这本《二手世界》, 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旧货世界的宏观图景, 也深刻拷问了现代消费型社会主导下人的购买欲望。

无论是在斯蒂尔沃特的古董商店中, 还是在马来西亚阿马广场的跳蚤市场上, 抑或新加坡的街边小店里, 人们都可以从旧货中淘到自己心仪的“好东西”。二手货提供了一种怀旧的方式, 人们可以从中触摸到过去的时光, 寻觅到曾经遗失的感情和记忆。



《策兰传》

作者: 沃夫冈·埃梅里希
译者: 梁晶晶
版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年1月

保罗·策兰是二战后影响深远的德语诗人, 他生于犹太家庭, 父母相继死于纳粹集中营, 他本人于1944年踏上了流亡之路, 曾辗转于多个城市, 最终定居巴黎。策兰余生都在历史和记忆的阴影下写作。1970年4月的一个夜晚, 策兰于巴黎塞纳河投河自尽。

策兰的伤痛体验始终伴随着他, 这些体验如何见之于他的诗作? 我们是否应将策兰的诗歌与生平区别看待? 策兰研究专家沃夫冈·埃梅里希教授, 以其扎实的学术研究、准确的叙事、至诚的情感, 讲述了策兰跌宕的一生, 他通过对策兰人生经历、创作历程、情感生活、文学事件的巧妙编织, 真切地展现了策兰悲恸的个人史。